支持印尼解放西伊
羣衆大會情緒熱烈
會上一致譴責殖民主義

六千名本邦各階層各民族人士參加了昨日下午五時，由社陣擧辦，在芽籠士乃東方遊藝場旁空地召開的「支持印尼解放西伊利安」羣衆大會。

大會通過議案，表明全星人民全力支持印尼解放西伊的正義行動。并呼吁所有愛好和平及正在爲反抗殖民統治而斗爭的人民團結起來。

社陣主席李紹祖醫生在大會上說，我們支持印尼的斗爭，是因爲這是一個公平和國家基本人權而反剝削，反殖民主義的斗爭。

社陣秘書長林清祥說，印尼的公平及合法行動并不是孤立的。印尼的斗爭是正義和錯誤，是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斗爭，也是全世界人民爲自由、爲民主、爲美好生活的斗爭。這斗爭不能失敗，正義與時間，是在印尼人民的一邊。

人民黨代表耶哈耶亦在會上呼吁全星人民，不但應該支持印尼解放西伊，更應努力消除本邦的殖民地主義。

昨日會場，主席台兩旁的布條寫着：「發動亞非人民力量」，「徹底消滅殖民主義」。主席台右面有一大漫畫，左面是印尼總統蘇卡諾的大畫像，再過去爲另一幅漫畫，說明亞非人民正爲殖民主義者挖掘墳墓。

其他許多大而長之布條，則環繞着會場。布條上口號有「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是亞非人民的共同敵人」，「印尼人民收復西伊鬥爭勝利，是全亞非人民反殖運動的勝利」等。

印尼駐星總領事館也派了二名代表參加大會，他們是總領事館新聞官蕪沙哈，以及政治組秘書東姑暹士曼，他是代表印尼駐星總領事蘇吉阿托上校。

在大會上演講的，除社陣主席李紹祖，秘書長林清祥，人民黨耶哈耶外，尚有新加坡援助印尼解放西伊委員會秘書蘇來曼，社陣中委林福秀，陳新嶸，及芽籠西區執委穆哈默。

較早在大會未開始前，約有千餘人執着布條及標語，由巴希黎咨列隊步行至會場。開會時滿場布條標語飄動。在中途尚有人放出一團汽球升空，其下並繫着一串爆竹。會散後，所有羣衆乃陸續散去。

最後，大會以三呼歎迪卡的方式通過以下的提案：

「我們新加坡人民全力支持印度尼西亞人民解放西伊利安。

「解放西伊利安的鬥爭標誌着印度尼西亞人民反對殖民地主義鬥爭的新的階段，在帝國主義國家玩弄陰謀詭計的地區里，印度尼西亞是一塊廣濶的和平和中立的土地，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們必須支持印度尼西亞人民從荷蘭統治者手中收回西伊利安的行動。」

「我們仍舊受殖民統治的新加坡人民，爲了發揚一九五五年四月萬隆亞非會議的精神，我們宣誓將繼續不屈不撓地反對任何形式的殖民統治。

「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必須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尤其是曾經爲反殖民統治和正在爲反抗殖民統治而鬥爭的人民更應該團結起來。因爲我們蒙受着共同的痛苦，我們有着共同的鬥爭傳統和經驗。因此，我們更加熱愛自由，全力支持印度尼西亞解放西伊利安的鬥爭。

一擧起反對殖民主義的旗幟，向前邁進！」

李紹祖

在談到荷蘭爲什麼要在西伊實行殖民統治后，社陣主席李紹祖醫生說：我們在新加坡也相同地受到殖民地的壓迫。我們清楚地知道，祇有團結才有力量，才能維持對殖民地剝削的鬥爭。

我們明瞭，在進步與反動的力量之間，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在被壓迫的國家與壓迫者國家之間，存着猛烈和連續的鬥爭。

經驗告訴了我們，社會主義爲爭取自由而鬥爭的道路是不平坦和輕易的；但是，歷史還是邁步地前進，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的不妥協是不能改變歷史道路的，請看，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這些地方所發生的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被壓迫的人民爲國家的獨立，民主，公平，平等，以及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浪潮一天比一天更加高漲。

今天，國家解放運動的光榮的鬥爭正達到新的高潮。

雖然，帝國主義者企圖以武力來壓迫人民，但是，參加鬥爭的人民越來越多，他們反壓迫的鬥爭繼續不斷地展開。

在阿爾及利亞和甘馬倫，反抗法國殖民地主義者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在安哥拉，雖然在不人道的壓迫下，安哥拉的愛國戰士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與葡萄牙殖民地主義者展開鬥爭。相同地，肯雅的鬥爭在進行中。最近，我們也見到果亞的解放。

我們要告訴印尼人民，他們是不會單獨地鬥爭的，所有思想正確的人民，所有愛好公平、自主、平等、以及民主的人民站在印尼人民的這一邊。

殖民地主義的陰霾是不會長久不散的，也不能永遠遮住着曙光。

在新加坡的我們要表示我們一百六十萬人民的友誼，讓我們的小小的呼聲傳遍全世界這一半人口的大呼聲裏。

今天在這裏的集合就是一個足夠的證明：你們支持反殖民主義的正義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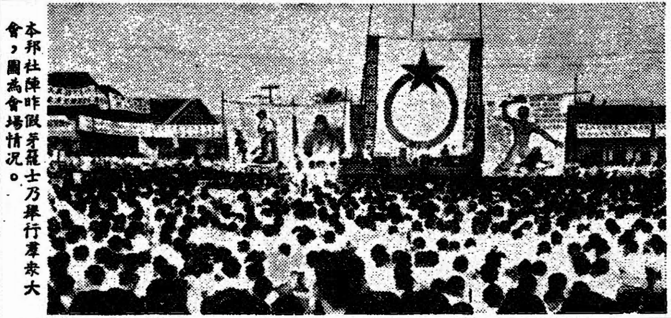
我們支持印尼人民的鬥爭，是因爲這是一個爲公平和國家基本人權而反剝削，反殖民主義的鬥爭。

我們社會主義陣綫是毫不妥協地反殖民地主義。當然，我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我們的立場。我們預料他們將會跟殖民地主義的力量站在一起，而堅持着反社陣。中傷和政治上的迫害將被發動來對付社會主義陣綫。但是，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在精神上準備一切，才能擊退所有的打擊，動用警察和軍隊並不能擊敗合理和公平的鬥爭。

今天，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人民已經加入了這場鬥爭，參加反剝削的鬥爭的工友們一天比一天增加。讓我們並肩爲我們的基本人權而鬥爭。在殖民地主義的挑撥下，讓我們警惕，保持冷靜，別讓他們有了藉口來採取更加壓迫性的措施來對付人民團結！我們可以着着前進！

有了人民與我們並肩前進，我們將成爲一股堅強無比的反殖民主義的力量。

勝利是屬于人民的。歎迪卡！西伊人民和我們歎迪卡！



本邦社陣昨假芽籠士乃擧行羣衆大會，圖爲會場情況。

林清祥

社陣秘書長林清祥演詞如下：

我們今日在這裏擧行大會是要表示我們對印尼人民從荷蘭殖民地統治中解放西伊利安決心的誠懇的支持。

果亞所發生的以及在西伊利安將要發生的，有顯着的相同的地方，其中最明顯的一面是：印度和印尼都已經耐心地等了十五年，希望在外國佔領他們領土的問題上能夠達到一項和平的解決。

葡萄牙從來沒有準備過談判歸還它在印度的殖民地。

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印度是輕擧妄動，然而，它已經沒有耐性再等下去了。它必須採取積極在被否決的和平與意願途徑獲得他們的合理權利的人民面前的唯一道路。

這也是印尼合理地向荷蘭要求收回西伊利安的情形。印尼人民是爭取獨立的一股強大的反力量。不過，他們的反殖民地鬥爭還沒有完成。

當印尼在談判解決反殖民地戰爭的時候，他們已經清楚地表示荷蘭必須從整個荷屬東印度中撤退。而荷蘭人也答應他們會承認印尼領土的完整。所謂印尼是指以前被稱爲荷屬東印度的整體。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圓桌會議中，已經同意在一年期間內解決西伊利安問題。但是，一年過去了，而西伊利安并沒有歸還印尼人民。

自此以後印尼人民曾試圖和平解放西伊利安。一切的外交途徑，已經試探過了。這件事情也曾與許多有勢力的國家提起，然而，印尼人民解放西伊利安的鬥爭——完成他們的反殖民地戰爭——祇得到西方國家微小的同情。

我們必須問我們自己爲甚麼？

最先，荷蘭政府有經濟計劃，開採石油與鑛產是有很好的希望的。

然而最重要的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熱望繼續統治亞非人民，他們已經體會到脫離殖民地統治的國家，已經不再對西方利益有幫助，他們已經認識到亞非人民已經決定結束殖民地統治，由於他們熱中於阻遏這個浪潮，西方勢力便支持了荷蘭對印尼西伊利安的統治，西伊利安是西方統治亞洲的象徵，因此，西方勢力對維護他們過去光榮的醜惡象徵感到深切的關懷。

亞非人民并不準備被牽入冷戰中。他們并不準備被利用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他們相信和平，不[illegible]，以及集中精力於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事業上。印尼政府在對內與對外政策上是以建國五大原則爲指標的。

然而，甚至是此種和平與中立政策也得不到西方的接受。他們要亞非的新興國家都拉入他們的殖民地利益中，亞非自由人民的反應是，祇有向他們表示，亞非人民將不會脫離和平的途徑。在一九五五年四月的萬隆會議中，亞非的廿九國保證繼續反殖民鬥爭，並一致地支持印尼解放西伊利安的願望。

西伊利安問題曾連續四年——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在聯合國被提出討論。印尼人民指望着這個世界機構能和平地解決他們的問題。然而，他們并未得到成功。殖民地勢力控制着聯合國。他們害怕印尼的中立政策。

在他們致力於阻遏全東南亞解放運動的浪潮中，殖民地勢力熱衷於支持荷蘭控制西伊利安，更甚於爭取印尼人民的友善。阻止這一地區的人民邁向自由，是他們的軍事計劃的一部份。印尼人民領導了這地區的被壓迫人民對外來統治的鬥爭。

和平勢力

印尼是東南亞和平與中立的一股強大勢力。印度也是。緬甸、錫蘭、柬埔寨也是。東南亞正成爲一個漸次擴大的和平地區。西方在越南、老撾與南韓的傀儡政府，正陷於重覆的困難中。西方以及其親殖民地國家害怕和怨恨這個地區的自由，中立與和平國家的影響。

因此，印尼人民[illegible]但祇是與荷蘭鬥爭[illegible]是同時與西方親殖[illegible]國家鬥爭。

東南亞公約機構顯然祇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維護他們在這地區的不合理利益的努力。在獲得類如泰國傀儡政權的支持下，他們希望威脅這地區的中立國家、參加他們的侵略計劃。

因此，當我們研究這地區的西方政治動向的時候，我們必須同時參考他們的軍事與經濟利益。縱使帝國主義國家竭盡所能地扶持傀儡政權，并花了大筆金錢供應他們軍械，他們是確然要退出亞非的。

我們看到他們怎樣在古巴失敗，我們看到他們怎樣在老撾造成一團糟，我們也看到他們怎樣企圖否認印尼人民[illegible]亞的反應。

現在，當蘇卡諾總統發出總動員令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他們緊張地要解決西伊利安問題。

不是懦夫

印尼領袖不是懦弱的人。他們是強硬的，好像印尼人民一樣強硬。蘇卡諾總統已經清楚地闡示。他曾經這樣說過，而他的聲音正使某些曾經阻擋印尼收復西伊利安的親殖民國家發抖。

印尼人民的精神與目的是一致的，而蘇卡諾總統正說出了印尼全人民的願望。

[illegible]人民對西伊利安問題是[illegible]爭是亞非全體人民反[illegible]統治的鬥爭。[illegible]雖然不中立的，在印尼人民從他們的領土中驅除殖民地主義的鬥爭中，我們的心和靈魂是完全和他們一致的。

我們在這裏向印尼人民顯示，在他們公平與合理的目標下，他們並不孤獨。解放西伊利安的鬥爭是對與不對的鬥爭，是被壓迫人民與壓迫者的鬥爭，也是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民主與更美好的生活的鬥爭。印尼人民的鬥爭是不會失敗的，不但時間與公理在他們手邊，全世界有勇氣爭取自由的好人也支持他們。

我們必須非常密切地注意印尼的事件。印尼追求和平的影響將在本地區擴張。它在國際問題上的政策是最開明的。它對爲殖民地主義運動的同情與譴責是它誠實質素的一個例子。

學習忍耐

我們新加坡也必須最終擺脫殖民地統治，[illegible]衆中學習。

[illegible]驗應該能夠消除了我們頭腦中的任何疑慮。

任何形式的憲法欺騙，都不能[illegible]殖民地主義。當葡萄牙以爲在憲法上果亞是葡萄牙的一部份，果亞人民本來是應該享受葡萄牙人相同的權利與待遇，但是，我們看到它是怎樣。

西伊利安它是一樣的。當荷蘭人看到他們不能永遠佔據殖民地方的時候，他們想在那邊建立一個傀儡政權。現在，讓我們看看這又怎麼樣。

這一切應該足以使那些[illegible]馬來西亞[illegible]婆羅洲人民結束一切殖民統制的人們，大開眼界。這個地區的人民必須自己決定和提出要求。此外，他們也必須決定他們自己的政府的形式。

把殖民地勢力涉入我們的鬥爭中是不可[illegible]的事情。亞非的歷史和最近的[illegible]殖民主義[illegible]的人民在一起是沒有[illegible]的地方。全世界所有進步力量的進展已經使我們的工作，容易得多了。不過，我們必須準備面臨的真正的困難時日。我們不希望以武力來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希望能避免運用武力。我們大家都愛好和平，然而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表示，我們更愛我們的自由。

耶哈耶

人民黨助理秘書長耶哈耶在大會上說：我首先要感謝社陣的邀請，[illegible]社陣是[illegible]羣衆大會，支持印尼[illegible]解放西伊利安的本身正當一致要求。

他接着說，如果說[illegible]殖民地，西伊利安是自然是印尼國家本身的一部份，這個地區是非常富饒。自一九四五年，印尼人民開始爭取西伊利安的解放。另方面，荷蘭自從佔據西伊利安後，就施行暴政，强力統治西伊利安。

耶哈耶繼續指出：我[illegible]人民堅決要求[illegible]荷蘭[illegible]在西伊利安的殖民地主義。[illegible]印尼[illegible]西伊利安[illegible]西伊利安人民[illegible]鬥爭，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他並不三說，根據我們所知，西伊利安的人民完全沒有法律上權力，諸如土地佔有權，而來自遠方的荷蘭人，卻佔有法律上的權力。

耶哈耶說：在印尼，爭取西伊利安的解放已經是全國性的問題，而不再是政黨或政治者[illegible]的一種問題。

耶哈耶最後呼籲，我們應該支持在印尼人民解放西伊利安，而且也應該大力清除本邦的殖民地主義。

（下接第七版）

本報特稿

談談「全民投票」

本報記者　維容

「全民投票」就像一些其他政治名詞似的，對一般新加坡人民來說，是相當新鮮的。近幾個月來，由於政府和反對黨在辯論合併問題時，曾經幾次提起這個名詞，而且在上個月十三日政府又提出了「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所以「全民投票」這個殖民地人民素不熟悉的字眼，才開始走進了新加坡人民的政治生活。

「全民投票」到底是甚麼呢？在其他國家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也是每一個關心時事，愛護民主權利者所急於解答的問題。現在讓我們在這裏簡單地談一談吧！

「全民投票」是從英文Referendum翻譯過來的。其實有更多人把它譯爲「全民複決」。參加全民投票的民主權利叫做複決權，在英文也是用Referendum這個字眼，它是人民不通過代議士而直接參與立法的參政權之一。早在古希臘城邦時代，人類已經使用這種民主權利去參與政治了。在這普選實行代議制的今天，它不但仍保存在許多國家的憲法中，而且還被好些政治學家認爲是「治療民主疾病的良藥」。

全民複決或全民投票的嚴格意義就是：把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案或憲法修正案付諸全體公民重新表決的一種安排。這種安排，可以分爲強制性的和選擇性的兩種。所謂強制性的全民複決并不是說這項複決對公民是強制性的，人人非投票不可。因爲事實是另外一個問題，要看有關國家是否採取強制投票制度而定。這里所說的強制性，是指它對立法機關的強制性。因爲依照憲法的規定，它已經成爲整個立法程序的一部份了。根據瑞士的憲法，所有的憲法案都必須付諸全民複決，獲得公民認可，然後才能生效。在美國，幾乎每個州都規定州憲法修正案必須經過全民複決，有些州甚至還規定連普通法案也須提交全民複決。

所謂選擇性的全民複決，顧名思義，是指[illegible]的全民複決。但是應該由誰來[illegible]？由誰來判斷某一項法案應該付諸全民複決，那一項就不必呢？自然，如果立法機構自認事關重大，要把已經通過的法案交由公民作最後的決定，是沒有甚麼問題的。可是立法機構并非要不要擧行全民複決的唯一的決定者，公民方面也有發動[illegible]名，要求把某一項已經通過的法案付諸全民複決的權利。瑞士的憲法就有這樣的規定。它規定所有普通法的議案不一定每一項都要付諸全民複決，但是，在立法機構通過後，必須先擺九十天，在這九十天內如果無人提出反對則正式生效，如果有人發動請願，徵得三千公民在其請願書上簽名，或者有八州的議會提出反對，那麽行政機構便得負責主持全民複決。複決的結果如何，由行政機構正式通知立法機構。如果多數票贊成該法案，則[illegible]，如果多數票反對該法案，則該法案只好宣告胎死腹中。

全民複決一般上都是由國家（或州）的選舉局負責主持的，那是一個不偏不倚，超越政黨的公共機構。在美國，特別是在美國西部，各州的公民已經把全民複決[illegible]日內擧行複決。在擧行複決之前，當局還是給贊成和反對雙方有充份的時間進行解釋和宣傳，使公民在決定支持與否之前，至少要有事實能夠清楚的選擇。

全民複決中的投票是絕對保密的。因爲它不是選擧代表，[illegible]性質的[illegible]、在重要問題上較能表示眞正意見的必要規定。公開投票是完全不恰當的。在今天的民主社會中，公開投票只適用於代議士的身上，因爲代議士是由公民選舉出來的，必須向公民負責，因此在議會中採取公開投票的方式使各人在投票時受到無形的約束是完全正當和必要的。對於一個代議士來說，他的投票是否反映出他內心的眞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投票有沒有把他所代表的羣衆的意見表達出來。從公開投票的意義和作用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看出在全民複決中何以主持當局必須採取絕對保密的措施。當投票者并不代表任何人，無需向任何他人負責時，他就有絕對自由對草案表示贊成、反對或者在選票中表示自甘棄權，不該受到任何可能的約束。

在全民投票中投票者不比大選[illegible]議員是一個普遍的現象。[illegible]

[illegible]的政治氣氛，在[illegible]實行代議制的時代，它對公[illegible]是一種正當的監督；而且在一些採取三權分立政治的國家中，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方面在某些問題上發生了無法解決的衝突時，全民複決是一種最高的法官。當然，根據各國的經驗，全民複決的實行，也存在着一些缺點。譬如投票不經濟，[illegible]等都是。但是這些并非無法克服的缺點，更不是足以構成否定所有優點的嚴重缺點。

新加坡是一個彈丸小島，它具有實行直接民主的許多優良條件。我們有充份的理由可以相信：只要能以各國的有關條例爲根據，取其長，捨其短，制定出一套符合本地具體情况的法律來，新加坡不但可以成功地實行全民投票，而且還可能成爲東南亞許多國家的政治楷模。